

## 伊水悠悠

李村镇历来有“小洛阳”之美誉,店幌飘舞、客流熙攘是大街小巷每天不变的风景。

1938年秋的一天,一对父女衣衫不整,满脸菜色,从东门进来镇子,趑过三角楼,在东堂门前停下来。东堂这座道观是洛阳县五区(李村)小学的一个教学点,门前有座“一步三孔桥”,乃“李村八景”之一,是个人流稠密的所在。二人走到桥上,老头掂起一面锣,“哐哐哐”敲打着招徕路人:“南来北往的老少爷们,有钱的捧个钱场,没钱的捧个人场,来来来,听香姐唱曲儿啦!”

看着挑担的、背褡裢的、夹着书本账册的围过来不少了,老头取出一把胡琴,坐到一个木箱上:“香姐,来!伺候老少爷们一个小曲儿!走着……”

伴着琴弦,姑娘先唱了支新派小调《毛毛雨》:“毛毛雨,下个不停;微微风,吹个不停;微风细雨柳青青,哎哟哟,柳青青……”众人纷纷叫好。

老头再拉过门,姑娘唱道:“高粱叶子青又青,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。先占火药库,后占北大营。杀人放火,真是凶来真是凶……”唱了几句,声气不连,歪歪扭扭萎顿到了地上。

老头喝道:“接着唱啊!唱啊!咋回事?”“中国的军队,有好几十万。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……”姑娘又勉强唱了两句,心慌腿软,再次坐下来靠着桥栏喘气。

看着姑娘瘦骨伶仃、弱不禁风的样子,人群中出现了骚动。姑娘有气无力地说:“爹,饿啊,实在唱不动了。”

老头撇下胡琴,拿出一根鞭子比划着:“你不唱,咱咋有饭吃?起来!起来!”看姑娘无动于衷,闭上了眼睛,老头手中的鞭子无情地落到了姑娘的身上,一下,两下……

这时,两个学徒模样的年轻人跳上来,一个护住姑娘,一个掣住老头高举的手,大声道:“住手!放下你的鞭子!”

“俺管教自家闺女,关你啥事!”

“我就要管了!你,你还是人吗!”

两人僵持着。观众中有人吆喝:“揍他!揍这个不讲理的老东西!”

## 至爱亲情

身为老农民的父亲,在我 and 弟弟出生的那一刻,就有个美好的愿望,那就是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。他希望我俩能考上大学,光荣耀祖。只可惜,弟弟没有成为龙,我也没有成为凤。别说让我们进大学的校门了,就连高中的门槛我俩都没见过。就这样,父亲最初的愿望破灭了。

可父亲不知道,从小在他的影响下,很多很多种子已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。

记得那年,家里的自行车坏了,父亲不舍得推到修理铺去修,就把自行车放在院子中间,倒扣过来,反复观察研究摸索,就连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是不是哪儿的问题。最终,经过几天的探索,父亲终于独自把自行车修好了,而且还是在没有合适配件的情况下,用的其它东西代替。

后来,我在生活中一遇到困难,便会想到父亲不怕困难、不轻易放弃的精神。我初中毕业后,上的中专,后来又自考的大专。自考大专时我正在一所幼儿园打工,白天上班,晚上学习。由于底子薄弱,大专的书读起来很是吃力,我就一点儿一点儿啃,一点儿一点儿背。记不得有多少次挑灯夜战,最终,

## 记忆深处

20世纪80年代,我出生于寇店镇二教塔村,老家在村西口第二户,大门朝南,门口有两块长方形青石板,可以写作业、吃饭、睡觉,简直就是融课桌、餐桌、板凳、床为一体的“多功能家具”,双开木制大门,铁制门搭门锁,背面是双门控井字结构插销和暗销,防盗又灵巧。

前面是爷爷奶奶的大堂屋,木头房梁,土坯泥墙,青瓦混合建造。院子里有两棵枣树,一棵扎根在西墙根边,枝干树冠伸开占据奶奶大半个屋顶,一棵在东墙根边,奶奶灶火旁。小时候,我和弟弟一人一棵枣树,平时比赛爬树,看谁爬得又快又高。等到枣子发虚,红半个屁股的时候,我和弟弟站在树梢比枣子大小、多少、青红……

每当灶火外头升起袅袅炊烟,就会看到奶奶推拉风箱生火做饭,我经常会忍不住去拉那个风箱,只要一拉火就会变大,风箱来回不断摩擦的声音就像火车碾过铁轨,犹如一

## 开卷有益

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,我一放学就回到老家小店去见奶奶。奶奶养了一条半大不小的狗,非常活泼。

晚饭后,我和奶奶去镇的南边遛狗。镇南边凉爽,家乡人每天傍晚都要三三两两来这里乘凉。我和奶奶因为来得早,还没有什么人。

夕阳西下,偶尔一两只小鸟飞过,为这乡村晚景添加诗情画意。我们祖孙俩牵一条狗散步,非常悠闲。

漫步走到县实验高中时,小狗忽然挣脱绳子往外奔跑。当我反应过来已经跑出好几步远了。我飞快地在后面一边追一边不停地喊它:“快回来,快回来!”但它就是不

## 放下你的鞭子

□ 杨群灿

两人推搡起来,学徒把老头推倒在木箱上,死死按住,让他动弹不得。

姑娘挣扎着站起来:“好人呐,放开俺爹吧!俺爹也是为了吃饱饭才打我,俺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学徒问:“听你唱的歌曲,关外来的?”

姑娘哭诉道:“是呀!可恨的东洋鬼子占了俺家乡,抢了俺的田地,房子也烧了。最可恨的,俺娘也被炸死了。俺们已经来关内流浪几年了。”

跟老头推搡的学徒对老头说:“知道了您的经历,我很难过。老人家,我打错人了!”

老头丢下鞭子,发狂似地扇自己的嘴巴:“我不是人!我不是人!你没有打错,你打得对!我这个当爹的没用啊!”说着嚎啕大哭。

桥下群情激愤,很多人眼里滚着泪珠,有的失声痛哭。

这时,一位穿蓝色旗袍、着紫色高跟鞋的摩登女子走上桥头:“我告诉你们,不是你们无用,使你们挨饿受苦、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,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!要过安生日子,咱们大伙儿就要团结起来,没有枪杆子,就用拳头,用鞭子找压迫咱们、剥削咱们的人算账去,这才有咱们的活路!”

紧接着,桥下几个学生握拳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打倒汉奸走狗!”“坚决不当亡国奴!”全场观众顿时情绪鼎沸,像炸开了锅,都跟着高呼呐喊,口号声回荡高空,响彻古镇。

不知什么时候,观众外围来了两个穿灰军衣、骑高头大马的军人,跟一个教师模样的人一边交谈一边注视着眼前的场景。等观众开始散去,桥上的老头撕去脸上乱糟糟的胡须,迎上前来:“张老师,怎么样呀?头一回演戏可紧张了!”

不待那老师开口,两个军人异口同声说:“太好了!太好了!很成功,棒极了!”

没有走开的观众方才恍然大悟:人在戏中,戏在人中,演员即观众,观众亦演员——原来这是在演戏呀!

“老头”是五区小学教师,叫周之焕,他还有一个隐蔽身

在一次考试时,我报了四科,其中三科过关。

父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,又不怕吃苦不怕累。有一回,村里一户人家过白事,需要去地里干活。结果,父亲不顾他受伤的手,冲到了前面,干最出力的环节。还有一次,村里修大渠,面对大小不一的石头,父亲专挑大的搬,把容易搬的留给他人……

父亲的这些举动,无形之中刻在了我和弟弟心里。十几年前,我在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做理货员,由于工作忙不上坐,一天下来,腿疼得连台阶都上不了。我的伯父知道情况后,疼惜地对我说他认识这个企业的一个老总,可以让我当个小领导,不用那么累。我听后,谢绝了伯父的好意,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干。

夏天,烈日炎炎,我钻到铁皮车厢里卸货,车厢内50多度,几车货卸完,厚厚的工装牛仔褲早已被汗水湿透。寒冬,在室外验货,把我腿上冻出十几个一元硬币大小青紫色硬块……除此之外,我还独自发明了“掌上库存”,随时精确掌握自己的库存量,合理报货……就在好多人笑话我太过

## 记忆里我的家

□ 王晓燕

段美妙的交响曲。

院子中间一个N字型装饰砖砌门,我叫它“圆圈门”。把院子分成前院和后院,过了N型门,两间土坯青瓦屋相对而建,一间是爸妈的灶火,泥土垒煤火台儿,一张柳木案板,一把“王麻子”库式菜刀,一口深棕色陶制水缸,两口铁锅,一口带篋子铝锅,墙面上挂着晒干的各种野菜;一间是放农活工具的地方,铁锹、锄头、三指耙子、十指耙子、铁叉、木叉、肥料、农药、喷雾器、三角形木制播种机……

一间水泥石砖后上房,我叫它“二层楼”,大约30平方米,红色木制双开门,两张深红色八仙桌,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,铺着芦苇席纯手工打造的一张木制床,屋内北墙边放着一张折叠银色钢丝床,白底蓝色竹子图案窗帘……楼梯上去是平房,农忙时节晒粮食,伏天晚上铺凉席乘凉数星星……

## 小狗得失

□ 胡鑫硕

听话。奶奶腿不好,我又干着急不上,急得我哭了起来!

夕阳在山边露出半边脸,晚霞灿烂像待开的鲜花,而我却无助地一边哭一边追,可小狗像是有意与我斗气似的,越跑越快。我恨自己跑得太慢,又恨小狗顽皮,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!泪水模糊了双眼,渐渐看不清前面的路。

这时前边有两位老奶奶,好像手里拿着扇子。我像遇到救星一般,大声喊道:“快帮我抓住小狗!快!快!”

小狗毕竟怕人,两位老奶奶用扇子一拦,终于停下来了。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绳子。尽管绳子被小狗拖在

份,中共地下党组织洛阳县五区委委员。摩登女子叫黎云黛,来自北京大名府,是中共地下党员、五区小学教师,她白天教学,晚上在西门外龙王庙办妇女识字班。她这身行头和一双天足,在附近老百姓眼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

1948年洛阳解放,新成立的洛阳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洛阳日报社,黎云黛是筹办《新洛阳日报》的负责人之一。骑马军人是“洛八办”工作人员王贤、黄德奎,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,他们是来区公所谈公事的。张老师是五区小学的音乐教师张省三,本地谭翟村人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鲁,六年多后,蜚声海内外的新歌剧《白毛女》开场曲《北风吹》曲谱在延安窑洞他的笔下滔滔流出。“香姐”和两个“学徒”都是五区小学的高年级学生。

此后,除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学校还组织师生排演了《难民泪》《小放牛》《在东北》《枪口对外》《夫妇从军》等多部街头剧,还跟周边兄弟学校联合,到各村、庙会、集市演出。这些剧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当地熟悉的曲调,最适宜在乡间底层演出,它们流淌着爱国激情,洋溢着撼人心魄的力量,唤醒了人民的救亡意识,更鞭策了许多有识之士投身从戎,凝聚起了伟大的抗战精神。他们还通过演出,把募集的鸡蛋、布鞋以及钱款,还有大量慰问信,送给黄河岸边守军,激励军人英勇杀敌。

这些往事都是父亲告诉我的,那次演出父亲也在学生观众中充当群众演员,领呼口号。当年冬天五区区委组织部首批师生秘密奔赴延安,父亲因故没能成行,每每提及都引以为憾。解放洛阳战役,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,在南关给人帮工的父亲曾帮助解放军攻城部队搞掉青年军206师一个机枪阵地,之后抬担架,运物资,忘我工作,战役结束后得到一张奖状和一条白羊肚毛巾、一个搪瓷茶缸。有一回父亲跟我说,他死后如果刻碑一定要有这几个字:解放洛阳战役支前模范。在父亲心里,那是他平生干得最光荣的一件事了,衷心爱党的种子就是在那次演出中播下的。

父亲是党的同龄人,生前独处时,最喜欢哼唱黎云黛老师教唱的《松花江上》,有时还会猛不丁地吼上一嗓子:“放下你的鞭子!”

老实认真时,我竟被任命为了后备科长。那时,我才工作不到一年。

而我的弟弟则更能吃苦。他上的技校,学的电焊专业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某造船厂。初上班时,他苦练技术,有一次,焊接的东西从护目镜的侧面飞溅到了眼睛里,弟弟把东西弄出后,不顾红肿的眼睛继续练习。短短一个月,弟弟的浑身都是烫伤。半年后,在技术大比武时,18岁的弟弟打败了200多人,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19岁当上了班长。如今,弟弟已升为领导,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靠脑力赚钱。

另外,这些年我坚持写作,已在全国各地发表文章近500篇。这,在我们村子是独一个。弟弟从一个农村出来的技校生到现在在上海买房安家,并成为单位的管理人员。这,在我们村子也是独一个。

虽然我和弟弟都没有拿到父亲期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但在做人做事方面,生活却颁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合格证书。父亲每每提起,都面露微笑。我想,这也许就是父亲的骄傲。

村子东头是通往寇店公社的出村土路,翻沟、过河,大约2公里路程。记忆里,清澈的沙河水从未知的远方浩荡而来。每到烈日炎炎的夏日,大人们午睡时间,偷偷和小伙伴一起到河边玩耍,抓鱼虾、摸螃蟹、逮青蛙。拿着扫把的母亲从村尾追到村头……小河十里,春秋秋收,一年四季,养育着一方百姓。

时光匆匆,离开村庄34年,从孩童时已步入中年,父亲母亲日渐老去。站在沙河公园步道上眺望生我养我的村庄,渐渐远去是老房子,是童年,是回忆……

想念村西头那口老机井,想念母亲挑水的身影,想念坐在父亲二八自行车后跟他去赶集,想念坐在青石板皂树下摇着蒲扇的奶奶,想念夏日村子里放电影,想念代销点两毛钱一包的彩色糖豆,想念过年村子里杀年猪时的热闹场景……

## 信手拈来

## 小院杏黄时

□ 乡草

又是一年杏黄时。

这几天,我家小院的杏子就要成熟了。一阵夏风吹拂,叶动枝摇间,一串一串的杏子,从翩翩起舞的叶子后面,闪亮登到前台。看!从上到下,从下至上,压满枝,缀满树,黄澄澄,沉甸甸,圆溜溜。有的脸颊已泛起微微红晕,鲜杏飘香,诱人直流口水,摘下咬一口,绵糯酸甜,欲罢不能。“麦黄时节杏成熟,悬挂枝头满院香。”这杏子满枝头的景象,是我家小院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它不仅象征着丰收的喜悦,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美好的心情。

“不觉流光易,枝头杏子黄。”

每年的这个杏黄时节,都会令我们全家兴奋不已,也总会吸引成群结队的鸟儿飞来啄食尝鲜。所以,早在半个月前,杏子微微发黄时,老伴就东奔西跑,买来几个小朋友们玩耍的“汪汪队”“猪八戒”气球,绑在杏树枝上随风摇曳着,以吓唬那些馋嘴的鸟儿们。

记得2016年的初春,我们在双桥花卉基地花十元钱买回来的小杏树,高约二尺,比大拇指稍粗一点点。谁料它长势甚好,十分好养。第二年就出乎意料地结了17个杏子。杏子熟了,一家人开心得舍不得摘掉,留着一天欣赏无数遍,我还拍照数次发微信朋友圈炫耀。可没想到,这么一棵微小的杏树,种在院子一角,隐在篱笆墙根旁,看上去很不起眼,却因挂了几个成熟的杏子,竟也吸引了鸟儿们的眼球。一天晨练回来,我发现鸟儿啄了一个半,心里又气又好笑,拍下残像,写顺口溜发到家的微信群里。“晨练回家看,杏少一个半。心里直发笑,鸟儿先尝鲜。”几个多么金贵的杏子啊,当时老伴在洛阳上班还没看着,儿子还要拍照纪念呢,这咋能行!我立马找出几个买家具防甲醛的活性炭小袋子,洗干净把剩余的杏子罩住。拍照赋打油诗一首:“我也有一招,小袋把杏罩。老伴欣赏过,再把杏摘掉。鸟儿尝了鲜,杏子在甜。想要再品尝,还得等等来年。”

2018年,即杏树种下的第三年,这棵杏树生机勃勃,已有了一棵小树的造型,结杏72个。我和老伴在树下摆上美酒,留影纪念,还浪漫作诗。明明是个六十余平方米的小院,我们却夸张地比喻杏花村,“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杏花村里杏儿黄,杏子树下美酒香。有事无事树下坐,三杯两盏心舒畅。为国奉献有篇章,历经沧桑鬓染霜。赋闲悠然篱笆院,诗情画意醉夕阳。这画面让微信朋友圈留言:“望梅止渴,望杏兴叹,成功啦,你是园艺家。”“这是你家别墅后院吗?好看好玩又好吃,我已垂涎三尺了。”我立马回复:“老同学,别垂涎三尺,只要垂涎就来解馋吧。”哈哈!

这棵杏树备受全家人的喜爱,也受到了特别的关照,儿子买来发酵过的羊粪,小孙子玩耍的、两只冻死了的“加斯波”兔子,我晨练时在须河岸边捡到的一条环卫工打捞的约五六斤重的死鲢鱼,都埋在了杏树下。杏树有了充足的营养,枝繁叶茂,葱葱茏茏,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树冠,到2020年枝条已超过了两层楼。远看犹如一朵云团,大有蔚然成风之势,屹立于小院东南角,像个威武的青年壮士,守护着我家小院。从这一年开始,它果实累累,压弯枝头,“熟杏金黄深锁院,出墙还有两三枝。”我再也数不清杏子的数量了。而是一次次望着金灿灿、黄澄澄的杏子,喜悦在心头。和小孙子一起,站在杏树下,感受那阵阵果香,拍照留影,拍视频做抖音,手端着筐子,一边摘着杏子,一边吟唱着:“树种咱家院,杏熟黄又甜。孙儿亲手摘,快乐赛神仙。”

然而,接下来的2021年,甚感遗憾的事情发生了,因一场好大的春雪,致使已满树杏核大的小杏子,全部冻掉落地。一棵棵大的杏树,只留下了一个杏子。待成熟之时,聪明的鸟儿不期而至,毫不客气地把这棵树上唯一的一个杏子,吃剩了一半,还留下了个巴巴的印子,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

当高楼大厦占据了城市大量空间的时候,我庆幸自己有了这么个六十余平方米的小院。春暖花开之际,满树盛开着粉嘟嘟的杏花,招惹得蜂吟蝶舞。满树飘飘洒洒的杏花雨,给小院铺上一层粉红色的地毯,人行走在上面,顿生怜香惜玉之感,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小院让人心旷神怡,在我们内心深处,滋生了斩不断的情结。

高楼林立的都市里,远没有农村乡野的通风条件好,纯天然无公害的杏子也来之不易。去年春夏之际,发现杏树上滋生密密麻麻的蚜虫,它分泌的油脂把杏叶都变得黏糊糊,失去了光泽,儿子坚持不让打药,而是用生物科学的方法防治蚜虫。他从网上购买中国科学院济南白云农科所培育的七星瓢虫300只,放到杏树上消灭蚜虫。今年春天在杏花落去、杏叶长出不久时,儿子就购买瓢虫卵,挂在杏树上。这种农科所培育的瓢虫卵,三天就出生了。所以,蚜虫来不及繁殖就被瓢虫消灭掉了。

杏子饱了全家人的口福,其实也是吃不了几个的,大多数是让亲友邻居、儿子的学生和小孙子幼儿园的同学们,共同来品尝这纯天然杏子的甜美,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和快乐。